

生活杂记

田埂上的互联网+春节

崔海波

正月初二午后,父亲说,每天吃吃喝喝不活动不行,天气这么好,干脆把洋芋去种了。

洋芋就是土豆,做种的土豆全都搁在楼板上,已经抽出了半寸长的芽头。我说,过几天又要降温,可能还要下雪,父亲说,种下后盖上塑料薄膜,不会冻死的。我帮父亲从楼板上拣出一篮芽头茁壮的土豆种,一起上山去。狭长的山地已经开垦过了,并且打了孔,父亲叫我把土豆放进孔里,芽头朝上,盖上土就可以了。

种完土豆,我又到菜地里割了几株青菜,拔了一把大蒜。有村民从田埂上走来,远远地叫我的小名。我愣愣地望着他,想不起是谁,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,于是只好傻笑。

他乐呵呵地说:“我家老二和你一起读书的。”

终于想起来了,是我的小学同学阿丽的父亲。我赶紧向他拜年问好,说:“阿丽现在过得可好?很多年没跟她联系了。”

“她在美国,去年还买了一套房。”说罢,阿丽爸从裤袋里掏出手机,娴熟地滑动屏幕,让我看照片:“这些照片都是她微信发过来的,这是客厅,很大的,这是花园,带游泳池的,这是我女婿……”

阿丽小时候读书成绩一般般,但是脑子活络,中学毕业外出打工,先是在义乌做生意,后来出国了,再后来的情况我一无所知。

“她在美国做什么?”
“刚去的时候学英语养孩子,这几年开了一家网店做代购,生意好得很,这是她网店的地址……”阿丽爸说着,又刷刷地滑动手机屏幕,让我看阿丽网店里的商品,包包、服装、饰品等等,都是高大上的奢侈品。

我感慨地说:“阿丽真是做生意的料啊。”

“是啊,就是嫁得太远了,不过现在有微信,每天可以视频聊天,这就好像她在我面前一样。昨天晚上,她发了一个猴年红包给我,你猜多少?8888元,哈哈,今天早上,又拍了一段我外孙的拜年视频发给我,诺!我给你看小外孙的视频,15岁,一表人才啊,可惜中国话说得不利索,棒村话更加不会说。”

阿丽爸忙不迭地滑动手机。我说,“阿丽爸,你连微信红包也会收,真是与时俱进啊。”
老人家呵呵笑着说:“微信这东西真好,红包立等到账,不过我只会用语音和视频跟她交流,不会打字。”

“读图时代,我也很少打字。”正说着,阿丽爸的手机叮咚一响,他定睛一看,说:“阿丽要跟我说话。”

他按了一下屏幕。
“阿爸,你在干什么?”
“我在大岙山,碰到你小学同学了。”

“谁呀?”
阿丽爸把手机递给我。我说:“阿丽,春节好!你猜我是谁?”

她一猜就中了:“是海波么,很多年没见了,你那两根辫子还养着么?你还在当老师么?孩子多大了……”

一连串的问题从大洋彼岸砸了过来,我不知道先回答哪个好。她貌似并不需要我逐一回答,只是叫我手机还给他爸,让他爸拍一段我的视频发过去。

阿丽爸像个经验丰富的摄影师,拿着手机摆开架势,叫我站在菜地里说一段。

说什么好呢?蓦然想起小时候我们一起割青草的情景,我的话匣子就打开了:“阿丽,今天是正月初二,阳光灿烂,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陈家岙,你看地里的贝母芽已经冒出来了,以前贝母地里种着桑树,我们经常一起来摘桑子,割兔草……”

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,感觉自己像是在做现场报道。

光阴记

挑水

黄承璋

余姚老年大学2015年第二学期最后一次历史文献课,是听诸焕灿老师讲解李白的《丁督护歌》:“云阳上征去,两岸饶商贾。吴牛喘月时,拖船一何苦。水浊不可饮,壶浆半成土。一唱督护歌,心摧泪如雨……”描写了当年在江苏丹阳往北运送芒硝石建材拉纤的船工气喘如牛、汗泪如雨、口干舌燥,“水浊不可饮”的苦难场景,不禁使我想起支农和少年时经历干渴和挑水的磨难。

记得50年前我们27位知青来到三三七市乡魏家桥村插队落户。我们六人合用两眼土灶,一口七石缸。当年既无电灯,又无自来水,吃水成为比“开门七件事”还重要的头等大事。村上少井全靠河水度日。不管上游洗马桶、倒痰盂,下游照用不误。我们排队烧饭,轮流挑水。住在“小叶子”旧时地主人家老屋的楼下,刚从城里来的知青不会挑水,只好向老农借水桶抬水。水桶有铁皮和杉木制作的两种,不经浸泡的木质水桶往往是漏的,刚从河滩头盛满,一下子就剩了半桶。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才把一缸水“抬”满,打上明矾成了6人的生命水。随着田间劳动的日益辛劳,我们的用水量与日俱增,加上出工时,邻队的知青前来“偷”水。正当我们为三日两头要抬水,又为借水桶的不便感到烦闷之时,一晚皓月当空,我们被一场“天落水”惊醒好梦,原来楼上住宿的民兵夜急,干脆撒尿在瓦片上。气愤之下各人散伙,在床下面面盆藏水,杯水车薪,不久我们就闹起了“水荒”。

春耕时节一阵雷雨,腐烂的绿肥水入河,使河水泛红发臭。老农惜水如金,纷纷提前贮水。我们知青一放工边开裹着泥巴的赤脚到处向老农讨水。汗湿衣衫,口渴难忍,能喝上管它是生水还是开水。因此李白诗中的“水浊不可饮”,我们体验得更进一步——“水臭不可饮”。若当年可以支边,我会第一个报名,至少能吃上一口干净水。

逢年过节,余姚人讲究一个“满”字,包括家中的水缸、米缸。因

此春节前是挑水的“旺市”,当年自来水还没入户之前,“挑水挑水”的吆喝声时而在街头巷尾叫响。挑水人凭苦力挣钱。他视住宅离河埠头或公共自来龙头的远近与主人定下价格,每担几分到一角不等。来回奔忙。通常盛满一只七石缸至少需八担水。挑水是一项体力兼技术活,既要手劲,又要用腰劲。把先盛满的一桶水挽上河埠的石阶,另一桶才能再入水盛满。然后使劲撑起来,跨出第一步。到达目的地,要倒入高高的七石缸,也要用腰劲和手劲。碰到河埠头人多拥挤,或河浅水位低,洗刷者不欢迎有人挑水,既会搅动河底的河泥使水混浊,晃出的水又要溅湿衣衫。天热水位高还好,挑水者可蹑入水中,轻易挑满水。为防水晃出,挑水者往往在桶中吊一块木板。

天寒地冻时挑水者须破冰挑水。河埠台阶又湿又滑,当年没有防滑的雨靴或套鞋,只有赤脚穿鞋,挑水者上身热得出汗,双脚却冻得发麻。一不小心,摔上一跤,就会水桶桶破人受伤。记得1977年我在二六市中学任教,校方照顾我妻在食堂烧饭,规定一早我要挑两大缸水。幸亏寒假偶尔碰到结冰,我是穿着跑鞋外套草鞋才对付过去的。

去井台边挑水首先要学会打井水,如何把井绳一甩让小水桶顺利打上来掌握技巧。为方便让小水桶自动装满水,有人在桶口的一侧绑上适量重物;也有人在铁桶底打洞钉上一块橡皮片,灌满的水使橡皮片压住洞口往上一提就可。北方的井深二三十米,须摇动井轱辘打水,我没实际操作过,据说中途不能松手,一旦失手飞速转动的轱辘极易伤人。

最难的是长途挑水。1958年夏大旱,姚江见底,水井干涸。家中只有年迈的祖父母,年仅14岁的我义不容辞成为挑水“壮丁”。周末我半夜起床随邻居去离家七八里的胜归山抢水。不必说排队等水,单挑两铅桶水回家,我跌跌撞撞,三步一放,五步一息,双肩红肿,汗流浹背直到中午才挑两个大半桶水回家。体验了“百步无轻担”的首次磨难。

现在余姚城乡均有自来水,挑水也成为记忆中的往事了。

人在旅途

春游大山

邵留芳

这个冬季被太多的雨雪湿冷低温的天气所左右,常常让人觉得很是不舒服。好在再漫长的冬季,也阻挡不住春的脚步。当春风拂面而来时,一股来自大地的泥土草木的清香也飘然而至。住惯了高层楼宇,看惯了车水马龙,听惯了高分贝的汽车喇叭声,一旦探到春的气息,心早就蠢蠢欲动了。于是,当有人提议春游大山时,我立马呼应。

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四明山革命老区,靠余姚大岚镇的一个古老山村旁。听说,《梦溪笔谈》作者沈括的后裔约二百多户人家,就居住在那里。经历了近千年的沧海桑田,仍然能让一个大姓人家聚集在大山深处并得以繁衍不息,这本身是一件让人惊叹而又好奇的事。所以,虽说这里离甬城有数十公里,行程中又要经过蜿蜒起伏的弯弯山路,但我们一行还是义无反顾地结伴而行。

也许平时的视野里撞进了太多纷繁又热闹的场景,也许单位与住处两点一线的生活空间过于狭窄,在冬雪天气,则颇有“红泥小火炉”之意境——要比起那些酒酣互相互干杯斗酒醉醺醺的洒脱风流蕴藉多了!

记忆深刻的还有一次,也是三九时节,约了几个好友一同出游。所去的地方是某江浙小镇,近山村,扑入眼帘的是一派老农下鸡犬相闻的景象。我们特意寻了家有当地特色的“农家菜”。点菜后问有没有酒,其实那次在场的都是女孩儿家,老板大概也不觉得我们会要酒,可既然问了,他便捧出自家酿的米酒。我们要了一小壶。当日寒风砭骨,这香浓的米酒倒为我们挡却了不少寒意。满屋温馨中,几杯下肚后胃暖肠舒,全身血脉通畅。尽管屋外风刮得像小刀似的,但有酒在肚,暖意融融。脸不红,耳不热,说话不乱,还言笑晏晏。一壶完毕,不够,复加。喝的时候,没有一个醉的,说笑玩闹,好不开心!谁知这农人的米酒后劲忒足,到宾馆后,我就开始晕沉沉要拉被子睡觉,被一个酒量好的女友嘲笑:“居然喝米酒也会倒哦!”其实:人生若遇赏心乐事,不都是酒不醉人人自醉的么!

一堆嶙峋的山石间,有潺潺流动的清泉,早就没了平时在办公室里的温文尔雅,谁都想快步走近它、亲近它。掬一捧溪水,让纯天然净化水浸润缺少风雨磨炼的手掌,听它游出缝隙间内心发出的欢快声。这里的大山,虽然没有华山的险峻、黄山的绮丽,但它自有别处无法比拟的美妙之处。看啊,朝阳的山坡上满目是一垄垄的茶树,几个农人正在旁边的土地上拾掇着。而远处的山谷里,一缕缕青灰色的炊烟正在袅袅升起,仿佛还有鸡鸣吠声传过来。沈括的后裔们,承袭了先人的仙气,祖祖辈辈在这里依山而居,与大山为伍,与天地共舞。他们在赋予大山生命的同时,自己的生命和活力也在大山深处得到延续和释放,这方山水于是显得妩媚而勃勃生机。

在这样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里,我们的双脚踏踏实实地踩在温软而富有灵性的大山深处。这里,没有着意开发建设的痕迹,也就少了商人贩子的叫卖声,心可以由着自己的思想漫游而不用担心有人会来打扰。累了,找块山石靠一靠,或者放慢脚步,让山野的春风和明媚的阳光来缓一缓气息,理一理发丝。人总是向往新的生活。没有压力的工作会让人觉得无聊又无味,太热闹的生活又让人盼望过一种清静、淡泊的日子。据说,离这里不远的某山村,已有部分城里人在置办度假。这是不是也了了钱钟书老先生在《围城》里的那句名言呢?就在走出大山时,在一个山坡的小径旁,三两个城里模样的人正用心地挖着荠菜。我想,他们的饭桌上不缺少任何想要的食物。这样的举动也许让农人看不惯,但是有青山作证,他们只是因为久离土地的缘故。一旦机会来临,自然不会错过尽情享受大地母亲给予的喜悦。人毕竟是大地的女儿,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。

西边的太阳慢慢下坡,该是走出大山的时候了。穿过古老而又悠长的村巷,让我们的脚步再放慢一点。举起手中的相机,把村姑飘动的栗色卷发和斑驳的砖瓦墙门,永远定格在镜头里,就像我们披着鹅黄色的羊绒巾出现在茶垄里一样。大山的一切还是那么的和谐和美妙!

诗画印象



应海加/摄影 珈如/配诗

这一刻,光阴慢了下来
潮水远远退去
露出生命本真的质朴
她们的身后,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
少年不识愁滋味,即使漂泊

也不能成为宿命的注解
游走于城市和乡野
你在捕捉烟火红尘瞬间的华彩
来,孩子们

看倒流的光里,熟悉的陌生与陌生的熟悉
你终于明白,世上最锋利的武器
不是冰冷的枪弹
而是花朵们无邪的笑容

闲情偶寄

女子酒事

清宸

因身体故,戒酒近三年。其间闻得醇酒浓香也曾蠢蠢欲动过,不过最后还是未曾有恋杯之举。身体是自己的,不管那一杯杯琥珀佳酿多么诱人,也不敢动豪放大饮的念头。

我是爱酒的人,稚子年华时就有实证。听父母谈及往事,说我在五六岁上下,身短尚不及桌,但凡有酒酿一类食品放在桌上,便会攀爬到桌旁的太师椅上,轻啜那芳香醇酒。据说有一次,还闹得很离谱。那次,舅舅见我壶中物,玩笑间推盘于我。对那个小小的酒盅,我并不客气,一饮而尽,结果喝出了瘾,一时刹不住车,又有舅舅哄着玩儿,最后真喝多了。导致我小脸红红,又跳又唱,畅快淋漓地发挥了幼儿时代的惊人才艺。可惜尾声不精彩——“扑通”一声摔倒在地,被妈妈抱到床上睡觉去了。那以后,老妈见我喝酒总也不悦,时常提及幼年这桩“疑似发酒疯”的往事。并老向人“宣传”我酒量小,最好不

喝。殊不知,那一次的遭际其实是我关于酒最早的香甜记忆。

在家的时,我还真是不喝什么酒的。只逢年节,爷爷做主,丁点大的小屁孩也被准许上桌啜几口。不过,当时我的兴趣不在酒,而是酒后的漫天烟花。直到大学,我如脱钩鲤鱼摇尾而去,与父母两人两相睽违,从此偶尔喝酒,也无人阻挠。不过清贫学生,喝不到好酒。唯大二那年参加市里的辩论赛后载誉归来,系里领导酒店开筵。那次本也喝得矜持,想不到酒味实在佳美入口凝芳,香舌涌本,其味无穷。而且人敬我饮,借着豪情而不扭捏推脱。最后,晕乎乎地竟也喝了不少。时值三冬严寒,却觉身温体热,昏沉沉带了满嘴酒气归校。导致后来与我共饮过的同学都誉我“酒品堪赞。”

当然,人生在世,也会有莫名独酌的时候。如今倒忘了当初有什么样的忧愁事而让我以酒遣怀。只记得独自在外要了绍兴老酒,醉意朦胧后不知今夕何夕。喝到忘却万干烦恼,然后痛快地睡一场,醒来便觉一切又风好月好了。其实带着心事去喝酒,是犯了饮者大忌,逃不出诗仙李白那句“举杯销愁愁

更愁”的境况。

工作后,牢记父亲“女孩子喝酒要温顺有节制”的谆谆教导。自己规定:和客户出门必不饮酒。在大多数场合我真是做到了这一点。众人皆知:酒逢知己千杯少。面对满桌子在商言商的人,我还真是勾不起饮意来。只一次,公司领导叫了高档红酒,谁知那香港客户要白白的,于是又叫了贵州茅台。喝到了晚间过10点,我想着次日有事,提出先走,老总也点头允诺,只那客户,非在临走前还要劝饮。无奈又干了杯白的,度数不下50。瞬间,一种别样的辛辣直冲脑门,喉咙顿时火烧火燎。紧得门来,干咳两声,喉痛难当,赶紧问服务员要了杯清水。下喉时,犹如以水浇火,就差那么“吡”的一声了。事后觉得如此饮酒,受罪也伤身,下不为例!

说起来,我还是最喜欢和父亲对饮。父亲有时爱喝两盅,母亲则素来不会,于是我陪。这样的酒喝起来温暖惬意,不用怕喝多了失颜面,喝少了不周到,边喝边还可以耍无赖。桌上备得半斤猪头肉、一碟花生米,几块素鸡,然后父亲会神采飞扬地把自己和我倒上黄酒,然后聊天,喝上兴头,他还会唱几